

清初卷 ①

Guanling Fengsao  
Sanbainian

管领风骚  
三百年

许宏泉 / 著

絳帳玉筍剗鸛坐道法  
河挽丹書墨賈芳從  
陽天府地鳳閣錦雲館

# 近三百年学人翰墨

Jin Sanbainian Xueren Hanmo 管领风骚三百年  
Guanling Fengsao Sanbainian

许宏泉 / 著

【清初卷】①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三百年学人翰墨·清初卷①. / 许宏泉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3

ISBN 978-7-101-09204-2

I. 近… II. 许… III. 汉字—法书—作品集—  
中国—清代 IV. J29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0984 号

- 
- 书 名 近三百年学人翰墨·清初卷①  
著 者 许宏泉  
责任编辑 包岩 赵明  
装帧设计  设计·邱特聪 (010-87896477)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sup>3</sup>/<sub>4</sub>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204-2  
定 价 98.00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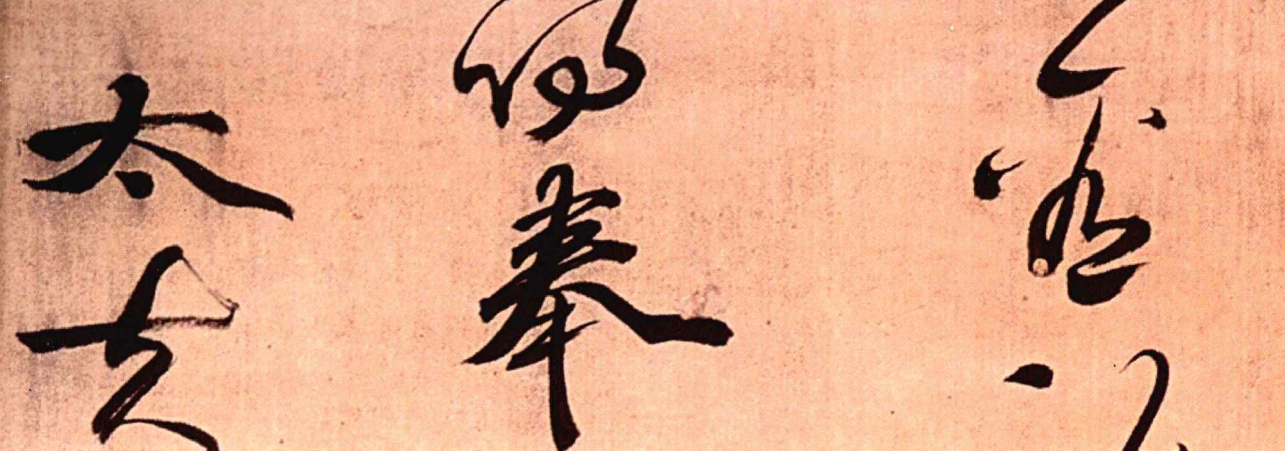
## 自叙

《近三百年学人翰墨》第四卷甫脱稿，适中华书局有欲并前三集同时出版之意，检错改讹，修订文本，串珠结集，诚为快事哉。作者如我，素有文字之癖，笔耕墨耘，晨钞晚读，微有收获，亦欣然自喜，欢忭不禁，此中乐趣，非道中人不知矣。

凡事莫胜于理解两字，此番中华书局仍沿旧版书名，不作商家狡狴，以免改头换面，旧酿新装之嫌，崇真务实，令人感佩。当然，旧版三集，经几年来反复校订删补，渐趋丰满，已非当日之疏陋也。厉樊榭云：“多作不如多改，善改不如善删。”删改自己的文字，有如削去赘肉，痛且有快感。文亦如画，简笔不简景，简澹生味，有如东坡古木修篁，“老干磊砢，数叶萧疏，而意已足”（黄宾虹）。

除文字校订外，图片亦有变更或增补，趣味自佳。计划分九卷先后出版，前部一至五卷，分清初卷①、清中卷①、晚清卷①、晚清卷②、民国卷①。后部拟编清初卷②、清中卷②、民国卷②及闺秀卷。

开卷引首，百感丛生，此书之成，亦多百朋之锡，故要感谢乔艳红和



包岩，感谢王世襄老人、余英时先生、黄裳先生、张充和先生、吴小如先生以及我的老师石谷风先生为著作题签，还要感谢江夏陈新亚先生、武林何钟嘉先生对拙著中之书件释文指谬匡正。香洲兄与我一同挑灯校稿，风雨鸡鸣，晨昏甘苦，岂能言谢了。

## 二

忆我着意搜集学人翰墨，至今已有近十年。真的很感恩，每有所想，或有所遇，似乎是得多失少，冥冥中自有那缘分在。

对“学人书法”的定义，我似比“小莽苍苍斋”宽泛，并不局限那本所谓的“花名册”（《清代学者著作年表》）。如果说我也有侧重，那么，首先是乡贤，小从和州，大至徽州和安徽一省。对乡邦文献的重视，无疑是一种文化的情结，粉榆之情，挥之不去。在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体会尤甚，那种不可言喻的乡愁萦绕在一代代学人的心底，流溢于笔墨之间。其二是画人，尤其新安画家，相继邂逅，仿佛凝聚着一种莫名的情怀。比如程邃、查士标、黄宾虹……尤其垢道人，可谓得之不易而遇之偶尔。当然，对于收藏者来说，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这种期待和煎熬正是乐趣所在吧！第三，对词人、藏书家的关注。词人恐怕与我近些年对清人词的兴趣有关，而且先后相遇陈迦陵、厉樊榭、谭复堂、郭频迦诸多我极喜爱的词人翰墨。至于藏书家，我觉得可以从他们的遭际中深切地体会文化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他们的遭际中寻绎其心路历程。在此过程中，我不自觉地对收藏他们的藏书产生兴趣。再，对“小名头”的关注，是我一贯的学术主张。黄宾虹先生尝称“画史必须重评”，着意揄扬不被“画史”注意的“小名头”。事实上，



无论我们的画史（美术史），还是学术史，几乎是人云亦云，罗列材料，并不能站立一个高度，选择并批判地表达自己的学术主张，建构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缩影。所以，当我阅读梁启超、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时候，便有一种冲动，从这些学人著作外的文献（书札、诗文佚稿等等）中寻找他们更真实的思想 and 情感，并将他们的书翰作一“插图版”，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更真切地阅读、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

对于书法，我同样本着自己的书学立场，而不以所谓的“书法史”作为参照。而“学人书法”正是中国书法美学之正脉。书法至清代，金石碑学倡，自三代而直贯古今，可谓异象环生，群峰兀立。书法面目之多，格高趣新，岂今日张口晋唐、闭口宋元、夸夸其谈者所可定论也。

### 三

“清初卷②”部分名录：

祁豸佳 陈名夏 何 采 刘体仁 王鸿绪 查 昇 徐用锡 张 庚  
钱陈群 励宗万

壬辰孟秋于分绿斋

## 目 录

程 邃	千载心期再确论	1
吴伟业	自题圆石作诗人	13
吴盛藻	天门奇士称观庄	35
归 庄	归奇顾怪说悬弓	51
冒 襄	水绘影梅说风流	59
龚鼎孳	翻恨蛾眉掩黛妆	71
查士标	溪山掩映老梅壑	93
王弘撰	太华峰下山史在	105
笪重光	江上笔落惊风雨	113
陈维崧	湖海沉郁说迦陵	121

姜宸英	妙曼清静遭劫身	129
朱彝尊	夕阳芳草曝书亭	135
方亨咸	最喜嘉名老少年	151
王士禛	神韵冲和大道王	161
高士奇	江村风光最入时	179
汪士铉	瘦逸坚韧退谷书	191
赵执信	性爱烟水亦谈龙	199
陈鹏年	北溟遗爱在吴中	221
沈德潜	江南名士老诗翁	231



程 邃



**程 邃 (1607 - 1692)**

字穆倩，号垢区，别号垢道人。安徽歙县人，出生云间（今上海松江）。明季诸生。幼师陈继儒。崇祯中从黄道周、杨廷麟游。性端悫，尚风节。尝流寓白下，不与马、阮同流。入清，移扬州。康熙十八年（1679），辞鸿博荐。工诗文、书画、篆刻，精于医，长金石考证之学。著《萧然吟》二卷。

程邃——

## 千载心期再确论

一

程邃《赠古航禅宗》诗页，是我近年所得乡贤翰墨之“善本”，虽尺素小笺，亦视之拱璧。石谷风夫子见之亦称：垢道人画少，书更罕见。尝闻吾徽汪孝文先生的步郑室藏有他的书法小卷，我与先生交往近二十年，却吝一觐。

稽诸文献，略知程邃传世书翰，浙江省博物馆行书计两件，故宫博物院行书一件，北京文物商店行书一件，杭州文物考古所行书一件，上海博物馆行书两件、草书一件，江苏省美术馆行书一件，以上多作扇面。济南市博物馆藏大幅《隶书七律诗轴》，窃以为存疑待考。惟上海博物馆藏行草书轴两件及行书卷一件为较大幅书法作品。可谓屈指可数。

诗笺作行书，以苍涩之笔出之，笔意虬曲而意趣跌宕，全然从碑版化出，故有老藤虬结之苍茫。杨息柯称其书“超人化境”（《归石轩画谈》），出入碑帖，纵情笔墨，可谓戛戛独造。马宗霍《书林纪事》叙述程邃作书形状，说他“尝酒酣起舞，白雪在窗，红烛在几，墨池鱼龙跃跃欲飞出，更发爆竹数声，以作其气。然后攘袖濡毫，对客笑谈挥洒，所积大小若干幅立尽，犹盘礴有馀勇。”惜其大幅书作今已不见。

诗笺录五古一首，释文如下：

绿天标百尺，笔阵一庭蕉。  
漫挹云霞气，兴思江海潮。  
襟期相浩落，朝句发招邀。  
明月重轮否，星芒出斗杓。

友人斋中四之一，古航禅宗黎正，垢道人程邃。（“程邃”白文印，“穆倩”朱文印）

上款“古航禅宗”即道舟，字古航。明末晋江郑氏子。天资颖异，嗜学能文。少尝娶妇。三十八岁于博山落发，皈依佛门。适金陵余集生中丞访道博山，乃延师至金陵，闭关于乌龙潭山。辛巳秋，往建议卓庵于凤凰山下。既成，复归博山。乙酉秋，辞博山入闽。古航生于万历乙酉三月十二日戌时，得世寿七十有一。门人收其遗稿，刻行于世。丙申年十月初二日，塔全身于凤凰山之阳。

黄宾虹《垢道人佚事》称：“明季释事衣钵，盛于博山，古航为博山法嗣。黄山之僧弘宣、弘仁，实衍其宗。”

又：“乙酉自负卷轴，偕其师无涯入闽，游武夷。在碧水丹山间最久，因归古航师圆顶焉。”

程邃跋浙江《黄山图册》云：“余常劝其返初衣，作孝悌明王事，时谓为谤议，持论相责，未克竟所说，而渐公已矣。”此间深意当非他人可以道也。

程邃诗笺，似作于古航在金陵之时（同页裱有冒襄赠古航诗手迹）。据古航辛巳（1641）归博山，程生于一六〇七年，当在三十五岁前所作诗，却未收入《萧然吟》。查黄宾虹《垢道人遗著》及许承尧《歙事闲谭》、汪世清《程邃诗录》（稿本）等，亦未见著录。当佚作也。

汪世清《程邃诗录》后记称：

《萧然吟》刻于顺治十四年丁酉，仅收五七言律诗共三百三十五首，均为五十岁以前之作，其后有《会心吟》亦未付刻。而《萧然吟》自遭乾隆中禁毁，传世已稀如星凤，今仅知上海图书馆有原刻本。虽有残缺，弥足珍也。其五十以后之诗则十之八九已零散矣。其时选集之载程邃诗者，黄传祖《扶轮集》刻于崇

祯十五年壬午，有五首。《扶轮广集》刻于顺治十二年乙未，有四首。邓汉仪《诗观》初集刻于康熙十一年壬子，有十五首。《诗观》二集刻于康熙十七年戊午，有十六首。席居中《昭代诗存》刻于康熙十八年己未，有十八首。其中五首为《扶轮广集》与《诗观》初集重见者，共五十三首，然见于《萧然吟》者即有四十一首。此外有散见于冒襄《同人集》、王翬《清晖赠言》及王士禛《新城王氏杂文诗词》中者，至其题画诗则可见于其卷轴手迹或载籍录著中见之，搜集之功黄宾虹之《垢道人遗著》斐然可观，然亦尚有未尽者，今于《萧然吟》外集得各体诗八十首。

此于程邃传世诗作的状况叙述甚详。而我藏的“友人斋中四之一”可续为《程邃诗录》第八十一首。

## 二

黄宾虹说：“世谈金石书画者，莫不知有垢道人，因重其品行文学，耆旧传闻，咸啧啧而乐道之。”（《垢道人佚事》）

新安画家中，程邃堪称“集大成”者。“诗画篆刻皆极精深，戛戛独造。”（《佚事》）

程邃画称焦墨渴笔，此虽新安画家师法元人之共同取向，若论着意于此者，当推程邃和戴本孝。程邃多以枯涩朴拙却能苍润雅秀的墨线造境，而戴本孝则多焦墨渴笔反复皴斫，营造其“最分明处最模糊”之象外画境。简言之，一文一野。说程邃野，因为在他的画中，多率水荒丘，野村颓冈，这是画境之逸；其笔墨老辣纵恣，冷峻朴茂而蕴藉沉厚，弥漫着静谧幽远、沉郁高古的金石之气；可谓气静神凝，掷地有声。

王昊虑论其画：“张璪有生枯笔，润含春泽，干裂秋风，惟穆情得之。”自此“润含春泽，干裂秋风”，堪称笔墨之至境。

杨息柯《归石轩画谈》称其“每一提笔，觉篆籀分隶，苍然溢于腕下，古之气质，人少鲜者”。



又读其画而论之：“纯用焦墨，峦头圆厚，巨石苍浑，古树沉郁，二人立崖石平处闲话，似石上造像，画史不能知也。”（《归石轩画谈》）称有“画像石”意趣，正所谓“纯乎金石气也”。

程邃尝自称“性好丘壑，故雕刻之暇，随意挥洒，以泄胸中意志……”（陈撰《玉几山房画外录》）。而随意挥洒，却有一种恣肆放达的情怀，较之浙江的冷寂，梅壑的清润，程邃可谓最能超逸自在，自是“遁居荒野”、“优游林下”之胸襟，论格之古，趣之新，境之奇，垢道人之化境，自非石涛、八大之辈可以梦见者。

其题画跋云：“米元章有海岳楼，坐见江山，日夕卧起其中，以领烟云出没、沙水映带之趣，故书绘二事日臻其妙。”此与山水之交通断非今人所作“写生”状可同日而语。遂又感叹“吾辈风姿，既不迨古人，又日处庸俗儿肘腋间沾其汗气，宁有超脱胜妙之理”，因而有“欲与知己择一佳地，卜邻其间”之向往。可谓意味隽永。

又其题画云：“独往秋山深，回头人境远。”此正程邃孤傲清绝之心境。

黄宾虹《垢道人遗著》录其《题画》云：

虚阁临流，空亭生风。何必滕王，何必醉翁。以此情外，写我怀中。

又《题画·应东岩作》句云：“本我胸中物，难以居结巢。”意与神会，写心中之景，而非所谓“搜尽奇峰打草稿”之高腔大调。

《萧然吟·良友赠言》有钱谦益七古一首，论及穆倩之画，颇有见地：

昔者吾友程孟阳，画笔矜慎非寻常。  
兴到槎牙出肺腑，放笔破墨皆琳琅。  
呜呼高人不可作，穆倩英英起芒角。  
孟阳萧散似荆蛮，穆倩阴森比黄鹤。  
古人作画无声诗，天地画笥皆吾师。  
一重一掩各有意，一山一水徒尔为。  
看君此作真奇绝，点染不知工与拙。  
意匠将迎无位置，元气淋漓有曲折。

我不识画徒觊罗，把君诗卷吟且歌。  
吟君诗兮看君画，破窗风雨如我何！

牧斋比孟阳、穆倩为“二程”，且以穆倩比之黄鹤山樵，推之如此。“天地画笥皆吾师”，于新安画人可谓知之至深。戴本孝论画云“真山原是古人师”（《徐生诗稿》），于造化之神奇印证古人之笔墨，是新安画家的共同追求，所谓“写心”是也。

### 三

程邃书法治印，素为历代名贤所重。《遗佚录》称其“晚年书法益工，八分书为第一”。许承尧《歙事闲谭》节录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十赠郑篔诗之论分书，句云“暨歙程邃名相持”，称“竹垞推程穆倩分书”，又记云：“穆倩分书，余但见其题画十数字，极奇崛。”

《印人传》称其印“乃力变文、何旧习，世翕然称之。穆倩于此道实具苦心，又高自矜许，不轻为人作”。即周亮工亦感慨“予交穆倩垂三十年，得其印不满三十方”。《遗佚录》亦称其“工篆刻，别心独造，一洗文、何之习，名甲天下”。其“又能识奇字，释焦山古鼎铭，辨其可识者七十八字”。黄宾虹称“道人深究钟鼎古文，摹入篆刻。后人千钵万印，知有三代，实其萌芽，不为过论”（《垢道人佚事》）。后乾嘉有金石学之倡，思本溯源，程邃或可谓其滥觞者。

### 四

程邃其人，陈鼎《垢区道人传》称：

外史氏曰：曩予弱冠客维扬，遇垢区道人，见其方颐广额，双眸炯炯，高八九尺，修然伟丈夫，意谓神仙剑侠之流，接其所学，俨然有道之士也。至于不仕王侯，高尚其志，去三代之贤不远矣。

《皇明遗民传》卷五亦称其坚守遗民之志，“以气节称之”。“明亡，隐于广陵，放情诗酒，与先朝遗老相往来。己未以博学宏辞征，不起。转徙金陵，闭户著书。”黄道周《甲申十一月大淝山中雪后赠别》诗有称：“穆倩在白门，如处荒山下。不食五侯鲭，不系七贵马。”（《萧然吟·良友赠言》）其恣情剧饮，绝非仅以失落可以言状，虽偶作困顿之吟，如“天地无劳问陆沉，一言堪死一生心”（《甓湖感事题张氏主人壁》），却更多慷慨悲壮之辞，如“十年意气同饥渴，千载心期再确论；天海荡胸襟带小，江楼呼酒夜潮奔”（《从钱牧斋先生舟次酬宋其武》）。

江山易祚，成为一时代知识分子之沉痛。战乱所带来的血腥和恐怖笼罩之下，一时天下文人纷纷逃亡，惟遁迹山林，或与遗民中相投者交往倾诉寻求慰藉，而胸中悲愤失意与困顿之情绪自然会隐见于笔墨之中。不同的是，八大之孤寂与荒诞；清湘之恣肆与狂狷；程邃则迥然超拔，沉郁顿挫而归于平淡，此正性情品格之使然。

程邃交游既广，一时名流，多素志相契者。周栎园称其“以诗文书画奔走天下”（《印人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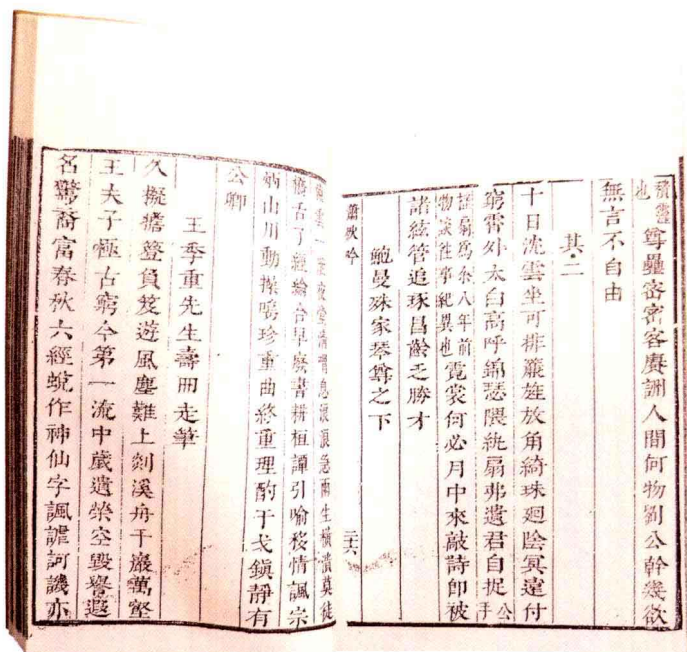
《垢道人佚事》叙其师友，称其与万寿祺同师陈眉公，及从黄道周、杨清浦游，遂又称程青溪为师。张恂于程邃诗序称之“纵谈今昔，竟未尝不在漳浦、清江也”。程邃于《将无同歌》中尝备叙与二人之交谊。更于黄、杨殉节，直陈悲愤：“清江按波殉日月，漳浦绝命亦朝腊，俱膺浩气俱归尽，定论悠悠征讷讷。”

至于友谊，若陈子龙、姜埰、邢昉、吴伟业、邓汉仪、杜濬、朱彝尊、费密、戴本孝、杨文骢、方拱乾、顾梦游、陈名夏、钱谦益、王时敏、冒襄、王士禛、孙枝蔚等等。而与周亮工、龚孝升、龚贤称“白头交”。《遗佚录》称其“尝客白下，与龚贤饮，既醉则慷慨悲吟，目空一世”。又“与泾阳张稚恭恂、桐山方密之以智，最为契合”。又张恂称：“吾过淮海，一日不见穆倩，觉身心无所着。”（《萧然吟》跋文）虽略有“煽情”，而亦道出穆倩之人格魅力。又如其所云：

或者为穆倩调高寡和与物难合；此非真知穆倩者。穆倩少负拓落不羁之才，淹雅鸿通，一时尊宿清流争雁行以进，此所谓贞不绝俗，洁无遗行，不然何以得此于贤豪间哉。

诚所谓可爱之人，总有可爱之画也。





## 附记

我对程邃的关注，缘于二十年前写作《戴本孝评传》时，盖因程、戴二人皆以渴笔焦墨擅长。于是悉心收集二人相关史料文献。朱季海先生论及新安画家，以为“海阳四家”有失局限，因以浙江、查士标、程邃、戴本孝并称“新安四家”。虽谓新见却不乏史学之眼光。

二〇〇〇年，我来北京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始有撰写程邃研究之想。遂请益于乡贤汪世清先生。汪先生致力画史画论研究，尤于乡邦文献用力最勤，博综深邃，其考据史籍，辨误勘讹，尤见用心，是一位极其谨严的学者。闻我欲作程邃研究，慨然出手录《程邃诗录》及《萧然集》（影印）供我参阅。如今汪先生墓木已拱，我的所谓“程邃研究”却无下文，思之愧疚！

程 邃

9